



##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 (2)

刘志明

2010-1-15 9:58:26

来源：《红旗文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2)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及其评价

### 二、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给人类的大多数带来的是灾难还是福音呢？

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田”的拉丁美洲，人们发现，在十多年“模范”遵循“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后，自己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剧烈动荡和社会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曾依靠吸引外资和借外债实现了短暂的几年繁荣，一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样板而大肆宣传，但是，这个所谓的“样板”好景不长，1994年经济增长率就开始起伏不定，1995年后经济更是面临大萧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一路飙升。进入20世纪以来，阿根廷面临的是国内企业破产、资本外逃、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失业不断增加等，“崩溃”就是阿根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最终代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墨西哥一度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所树立的新样板，但是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只不过是一个炮制出来的神话而已，因为墨西哥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虽然有所增长，但主要是出口部门的增长。而且其经济发展与整个国家和人民日益脱节：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国家在核心技术上没有得到自主发展和进步，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整个经济高度依赖外资——这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经济，极易被世界经济危机破坏和摧毁。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这样总结墨西哥25年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失败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证明。同样，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在委内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贫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会分化的加大与腐败的盛行... ..一切好像没有出路。

非洲的情况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对此有详尽细致的阐述。他指出，二战后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在20世纪下半叶一度迎来了自己“发展的几十年”，一些非洲国家也确实开始了一个工业化过程，尽管非洲的这种发展仍然被限定在资本主义旧的劳动分工框架内，尽管这种发展从它们开始繁荣的第一刻起，就属于过去而没有未来，但它的目标毕竟是巩固政治独立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工业化。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各类跨国公司操控非洲实施所谓的“结构调整项目”以来，非洲人民遍尝经济衰退、政局动荡以及各种社会灾难甚至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等诸多“苦

果”。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以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负数（-0.2%）增长，非洲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轻描淡写地把这些只是称作通向一个美好未来过程中的“痛苦的转型”，萨米尔·阿明这样讽刺道：美好的未来在哪里？社会已遭破坏，贫穷日益增长，教育和卫生状况在恶化，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条件，也不能帮助非洲的生产者变得“更富竞争力”。

苏联解体后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的俄罗斯的情况又怎样呢？用奥列格·鲍尔莫洛夫的话说，其结果就是国家“丧失了以往的经济实力，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落到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为中国的一半，美国的1/10”。“公众还面临以往闻所未闻的另一种灾难：大量失业。强迫雇员休假即隐形失业，也相当普遍。此外，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和持续降低的国内生产总值使公众沮丧，社会不满与日俱增。”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呢？日本的伊藤诚教授指出，日本20多年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一直持续到21世纪日本经济的急遽恶化（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跌至1%，甚至有几年为负增长），就是“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就是“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的日益恶化和不稳定”，就是“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等等。德国人民的情况也并不好些。在“提高效益是应该的”口号下，德国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不人道的社会螺旋型下降”，即人数众多的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费用的大幅削减，是经济增长和富裕的德国在20世纪末“真实的”失业率相当于20%。

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什么不能促进世界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大卫·科茨列举了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从长期看，由于新自由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开支的明显倾向，它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其次，新自由主义模式放弃了国家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由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和放宽了对金融部门的公共管制，因此它在宏观层面上造成了不稳定，并使该体系容易受到大的金融危机和萧条的冲击。第三，新自由主义模式加剧了阶级冲突，可能会打击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人类大多数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界人民日益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者们的伪善。针对“华盛顿共识”关于“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这一许诺，沃勒斯坦是这样揭露其伪善性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存在。各地股票市场的急剧走高不是建立在生产性利润上，而主要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上。世界范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都变得非常偏斜——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其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世界人口中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大多下降了。”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是借西方各国普遍面临“滞胀”危机，及其他各国掀起改革调整潮流的机会，挥舞“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是推动经济的基础”和“惟有市场化才能有效配置资源”等具有蛊惑力的教条，对世界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福利与进步进行反攻倒算，增进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小撮人的私利和大发横财的机会。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杰斯尼所说的，实行新自由主义就是使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